

群 出版社

豪门

香

港

林

荫

著



大豪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豪门/林荫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ISBN 7-5014-1578-1

I. 大… II. 林…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3284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98-1631 号

大豪门

林荫 著

责任编辑: 晓 潇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字

印 张: 12.75

版 次: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编 号: ISBN 7-5014-1578-1/I·616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9.00 元

林 荫 /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大豪门》、《杀机》及《摧花者》三个中篇。

豪门巨子章台走马恋上一红歌星，由婚变引发出一连串家族、夫妻及朋友间的勾心斗角，小说成功地缩显了香港社会千奇百怪的现象。

年轻杀手巧遇真爱，准备金盆洗手，却欲罢不能，陷入凶杀魔圈。阵阵疑云、步步惊心。

“摧花者”的报道引起整个香港社会的震惊和恐慌，警方外驰内张，无甚作为。案情迷离难测，真相更是令人惊异。



作者简介

林荫，男，一九三六年出生。资深专业作家。香港作家协会副主席。香港市政局文学艺术顾问。一九五八年开始写作，诗、散文、小说等作品发表于《文坛》、《文艺世纪》、《当代文艺》等月刊，及《中国学生周报》、《青年乐园》等青年人读物。也曾为电台、电视台编写剧本。后因营商辍笔近十载，一九八六年重新执笔，专写社会奇情小说。主要作品有《能言鸟》、《都市传奇录》、《晴朗的一天》等。

责任编辑 = 晓 潇

目 录

251 142 1

摧花者

杀机

大豪门

大

豪

门

时间是冬日的早上八点钟。

一辆奶白色的劳司莱斯名贵房车从又一村一幢洋房里驶出来。驾车的司机松叔从后视镜里偷偷地望望坐在车厢后座的杜家三少奶方彤一眼。

方彤身穿黑白格子绒西服，白皙的脖子上挂着珍珠项链。

她白净细致的、俏丽的脸上，跟平日一样抹上了淡淡的嫣红。但她今天戴上了一副阔框墨镜，把她那水灵灵的眼睛遮住了。

松叔今早回“杜庐”上班，在车房里抹车的时候，负责打扫的五姑走进来悄悄地对他

说：“三少爷昨晚跟三少奶吵架，半夜里驱车出去了！”

“是为了那个叫伊玲的女歌星吗？”

“嗯，听说三少爷在加拿大给那歌星买了一幢价值百多万加元的洋房。”五姑向左右望了望，然后凑近他身边悄声说。

“送车送楼给明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这次他们吵得特别凶，把老爷和奶奶也吵醒了。”五姑睁大眼睛，压低嗓子说：“我听见奶奶把三少爷骂了一顿……”

五姑听见三少奶的高跟鞋声连忙住了口。

这时候，方形除下墨镜，拿起身旁的报纸来看。松叔在后视镜里发觉，她今早破例地涂上了黛绿色的眼盖膏，但是看来仍无法遮掩她眼部的浮肿。

每天早上上班的途中，方形在车上都会利用这二、三十分钟时间阅读报纸。

可是，今天她拿起报纸，展开来瞧了瞧，兴味索然地把它放下。松叔听见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窥见她重新把阔框墨镜戴上。松叔在杜家当了二十多年司机，他心里最佩服的，就是这个十年前从台湾嫁到香港豪门来的三少奶方形。她对上孝敬家翁、家姑，对下人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像搬到外边居住的大少奶和二少奶那样，跟老人家不咬弦，对下人飞扬跋扈的态度。

所以，杜家的上下人等，个个对三少奶都非常敬重。这次三少爷与女歌星闹了绯闻，家里笼罩着不愉快的气氛，人人都为她在夫妇感情上受到打击而感染了不安的情绪。一路上，方形靠着椅背，面向车窗外，一动也不动，似是在默默地凝神思索。车子钻过海底隧道往中区驶去的时候，车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松叔一边驾驶着，一边伸手拿起电话来听。跟着把话筒递给坐在后面的方形说：“三少奶，是公司的同事找你。”

方形接过话筒，传来了她的秘书露茜的声音：“杜太太，公司里来了七、八个报纸、杂志的娱乐记者，他们说要访问你。”

方形听后呆了。

“喂喂！杜太太，你听见我的话吗？”露茜听不见她回答，还

以为电话坏了。

“告诉他们——”方彤毅然说：“我出外旅行去了！”

方彤放下话筒后，想了想，对松叔说：

“松叔，我暂时不回公司，你把车驶上山顶老衬亭去吧！”

松叔从后视镜里发觉她的神色凝重，咬着嘴唇在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的情绪，暗忖公司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令她不愉快的事儿。

他把车子从夏燕道左转驶上花园道，朝半山区驶去。

“公司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终于捺不住问道。

“一班记者在公司里等候我。”

“别管他们，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松叔说：“他们对三少爷的报道，也许都是生安白造，制造新闻而希望增加刊物的销量而已。”

方彤牵牵嘴角，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我想——”松叔从后视镜里望望她，继续说：“就算他们报道的是事实，那也只可能是三少爷在公务应酬时，偶尔逢场作兴罢了！他绝对不会爱上那个女歌星的！”

“‘男人心，海底针’，谁敢担保？”方彤泛起一丝苦笑说。

松叔见她眉心打结，一脸忧戚地垂下头，仿佛有千头万绪在压迫着她似的。

他不敢再多问些什么。

车子驶上山顶，在山顶餐厅外的停车场停下来。方彤钻出车厢。这时节，不知是游弋的雾水还是天上飘下的牛毛细雨，令她柔嫩的脸上感到点点粘濡的寒意。

方彤向四周张望，发觉周遭被白茫茫的雾霭笼罩着，视野十尺外的景物无法看得清楚。

她举步朝老衬亭右边的小路走去。松叔撑着雨伞追上来喊住她说：“三少奶，天气不好，还是回到车里去较好。”

说着，把雨伞伸到她的头顶。

方彤接过雨伞，答道：“你在车里等候我，我要独自找个地方冷静一下。”说完，她继续向雾中走去。

平日，她不少次领着外地来的朋友到这里来鸟瞰香港的美丽景色。她觉得自己能生活在这个被誉为东方之珠的、美丽的城市，能找到一个富人家为归宿，是上天的仁慈，对她的特别眷顾。

此刻眼前的一切均被雾霭吞噬，她仿佛觉得自己每一步都踏在飘渺间。在白雾中她走到一个凉亭。通常凉亭里总站满了观看风景的游客，今天却静悄悄的全无人影。她走到石栏杆前，眼前除了游弋的白雾外什么也看不见。她忽然间感到自己的孤独，一点点寒意悄然落在她的心坎里。

她呆立了许久，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荧屏似地浮现在她的脑海里……那天，安丽从东京乘飞机回港，在启德机场就急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她：“方彤，四十五分钟后我们在文华阁楼见面，我有重要的情报告诉你！”

她因案头工作很忙想婉拒她，但她已经收了线。究竟是什么重要情报呢？

安丽是香港十大富豪之一孙伯伦的大媳妇。自从夫孙大伟三年前因潜水意外死亡后，没有儿女的安丽安于豪门少奶奶的生活，她承受了丈夫在孙氏家族中的为数不菲的股份后，并没有改嫁或搬出孙家大宅。

一些八卦周刊不只一次地刊出这孙家寡妇安丽的风流传闻，甚至有含沙射影的暗示，安丽与六十岁的鳏夫家翁孙伯有不寻常的关系，所以能获宠爱和信任，在孙氏集团里担任重要的职位。

方彤是从台湾嫁到香港杜家之后，在一次慈善活动中认识安丽的。

安丽与她一见如故，成为了闺中密友。

不过，自从方彤为杜杰生了两个儿女后，她工余常留在家里照顾儿女，两人见面比以前少了。但有空时仍用电话向对方倾诉

心事。

方彤一踏进文华酒店阁楼的咖啡座，就瞥见安丽在一个角落里向她扬手。

“你猜我在东京的酒店里碰见什么人？”方彤还没坐下，安丽就把头凑前来，煞有介事地悄声说。

“碰见什么人？”方彤微笑着问。

“你猜猜？”安丽说：“这个人你是认识的。”

“男的还是女的？”

“有男的也有女的。”安丽说：“你先猜女的吧！给你一点提示：她是你的同乡。”

方彤猜了几个台湾的女朋友，安丽都摇头表示不对，最后她揭露谜底——是台湾的新进女歌星伊玲。

当安丽揭晓谜底之后，方彤心里觉得她在日本碰见与自己不熟悉的小歌星，也把她从百忙中约出来见面作为谈话资料，实在有点小题大作。

安丽似乎看透方彤的心思，压低声音说：“女的引不起你的兴趣，但当我说出男的，定把你吓得一跳。”

“男的是谁？”她好奇地问。

“是你的丈夫杜杰！”安丽向她招招手，示意她把头凑前，然后在她的耳边悄声说。

方彤听了脸上露出错愕的表情，但跟着笑起来说：“你在酒店碰见他们有什么出奇？酒店是公众场所，他们不难会偶尔相遇在一起。”

“但是——”安丽睁大眼睛认真地说：“我见到他们态度亲昵地一起走进升降机，上酒店的房间去。”

方彤微笑着摇摇头，一脸不置信的表情。

“你不相信我的话？”安丽焦躁地说。

“我猜你是看错了人。”

“我和阿祖一起，他也把他们认出来的！”安丽压抑着声音说：“没有理由两个人都看错吧！”

阿祖是香港一个样子俊俏的男歌星，在一次慈善筹款演唱会上，安丽以无名氏的身份捐一百万元点阿祖唱一首歌，成为一时佳话，亦令阿祖的身价大增。当时方形取笑她对阿祖有意思，她矢口否认。不料此刻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不惜把自己暗中与阿祖到日本幽会的秘密也揭穿了。

“噢！原来你跟阿祖！”方形睁大眼睛指着安丽恍然地叫起来。

安丽用白眼瞅她一下，然后半嗔半笑地说：“如果我不告诉你，你还像睡在梦中，以为杜杰早已修心养性，做一个好丈夫。我记得老人家说过：“‘丈夫，丈夫，一丈之夫’，一丈之外，他就不是你的丈夫了！”说完后，她拈起一直撂放在烟灰缸上的香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

方形笑了笑说：

“安丽，我们是好朋友，我知道你很关心我，相信你对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过，你们见到那个与伊玲一起的男人不会是杜杰。”

“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我的话！”安丽心里有点气恼，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把烟蒂捺熄。

“你听我解释——”方形用手在空间按了按，平心静气地说：“我之所以说你们见到的人不会是阿杰，是因为三日前他去了瑞士斟一个名牌手表的代理权，他根本没有去日本。”

安丽听她这么一说，倒也呆了呆，自言自语地说：

“难道我们真的看错了人？”

“俗语有云‘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你们碰见一个与杜杰相似的人一点也不出奇，这点我相信。”方形笑着说。

安丽仍在喃喃自语：“世间上竟有如此相似的人？”

两天后，杜杰从瑞士回来，方形亲自驾车，带着两个儿女到机场接他。

杜杰推着行李车走出接机室的时候，精神奕奕，神采飞扬。他拥抱着太太，吻了一下后，又蹲低身来接受十岁的儿子承宗和七岁的女儿琦琦的吻。一个幸福家庭的温馨的场面，令其他在场的人投予羡慕的目光。

在回家途中，方彤一边驾驶着车子，一边问杜杰：

“看你那副春风满面的表情，我猜代理权的合约一定是顺利签妥了，对吗？”

“你猜错了。”杜杰说，“合约还没有签署。”

“为什么？”

“他们的总裁延长了亚洲之行的行程，没有及时赶回瑞士去，他们要我多等几天，我推说要赶回香港开一个重要的会议，飞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多等几天？”

杜杰伸手轻轻拍拍她的大腿，笑着说：“你知道我在瑞士那几天里是多么挂念着你们。现在我才体会到‘思乡病’是一种多么严重的病症！”

“当真惦念着我们？”方彤心里甜滋滋的溜他一瞥秋波，笑着问。

“你要我怎么样才相信？”杜杰在她的大腿上掐了一下，向她做个鬼脸笑着说：“是不是今晚要在床上考考我是真情还是假意？”

方彤推开他的手，白他一眼嗔笑着说：

“在孩子面前别说些不正经的话！”

杜杰转头望望坐在后座的儿女，他们似明非明的向他刮耳朵在稚笑。

回到家里，关上了房门，杜杰便急不及待地把皮包往窗前的沙发椅一扔，搂抱着方彤，朝她的耳脖，小嘴吻个不停。方彤给吻得浑身酥软，好不容易才从他的怀抱里挣扎出来。

“你怎么啦？像春情勃发似的！”她伸手捏捏他的鼻子，笑着

说。

“你可知我在瑞士多么惦念着你！”杜杰搂着她的纤腰，把她紧紧地贴着自己。

“你真的惦念着我？”方形深情地凝望着他，甜滋滋地问。

“还有我们的孩子。”杜杰点点头，一脸认真地说。

“你真好！”方形感动地说，把脸孔埋在他的怀里。

杜杰紧搂着她，吻她的秀发。跟着，他把嘴凑到她的耳边，低声说了些什么。

方形听了脸上羞涩地红起来，伸手捏了捏他的耳朵，嗔笑着说：

“你只顾着坏念头，还没有去见见老爷和奶奶呢！”

杜杰放开方形，痴痴地笑着说：

“几天没有见你，欲念膨胀嘛！”

“瑞士不是很多金发美女吗？”方形打趣地说。

“没有人能代替你！”杜杰一本正经地说。说完，他回身拿起撂放在沙发上的皮包，从里面掏出一个扁长型的锦盒来递给方形。

方形接过来把它打开，眼前不禁一亮。原来是一只灯光下灿烂耀目的、嵌满了钻石的椭圆型名厂金表。

这只金表令人一看就知道它的价值不菲。

杜杰替她把钻石金表戴在手腕上。

方形把手腕伸到面前，满心欢喜地把钻石金表看了一遍又一遍。

杜杰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嘴角牵起了一丝笑意，问道：“欢喜它吗？”

方形点点头，扑到他怀里，搂着他的脖子，深深地吻他一下。

“这款式的女装手表是表厂今年最新的出品——”杜杰说：“表厂的董事对我说，这表的价值在于它是由名师亲手制造，每一颗钻石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纯美无瑕的。而且，这款表只制造一

百只。”

“这样——”方彤睁大眼睛问：“它岂不是很昂贵？”

杜杰点点头。

“多少钱？”她追问道。

“二十万。”杜杰故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是美金。”

“吓！”方彤惊喜得眼睛睁得大大的，情不自禁地再次扑过搂着杜杰，感动地说：“你对我真好！”

她说话时声音有点哽咽，鼻腔一热，眼眶里滑下两滴泪珠来。

“你是我的太太，对你好是我份内的事嘛！”杜杰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秀发说。

这一晚，床第间方彤显得特别卖力，她除了要让丈夫有小别胜新婚的感觉外，还要让他领悟到只要真情实意地去爱太太，一定会得到很好的享受作回报。

翌日早上，杜杰疲惫得软在床上不愿起来。

方彤站在床前，怜爱地凝视着开始日渐发胖的丈夫。

他酣睡如一个襁褓中的小男孩。

她想起昨晚他同样为了讨好她，卖尽了气力令她一次又一次地享受高潮的时候，不禁俯低身来，在他胖嘟嘟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跟着，伸手替他盖好被子，才离开睡房到楼下大厅陪老爷、奶奶一起吃早餐。

富丽豪华的大饭厅上，杜氏集团主席杜永财和他的太太杜李如兰正坐在长餐桌前阅读报纸。

一个穿白衣黑裤的中年女佣欢姐，呆立在旁边伺候。方彤走下楼梯的时候，欢姐连忙说：

“三少奶下来了！”

杜老太太放下报纸，瞧瞧腕表。

“老爷，奶奶，早晨好！”方彤走到餐桌前恭敬地向他们问安

及道歉说：“要你们等候，对不起！”

“阿杰呢？”杜老太太望望楼梯，轻声问方形：“他为什么还不下来吃早餐？”

“也许时差还未习惯，将天亮的时候他才入睡。”方形说：“他本来想起床，我见他太疲倦，叫他再睡一会。”

杜永财突然把报纸往身旁一放，对欢姐说：“把早餐捧出来吃吧！我早说过不等候他！”

方形发觉家翁有点不高兴，不禁求助地望望家姬。

杜老太太明了媳妇的意思，于是做好做歹的说：

“他为公司出差劳累了几天，也该休息好才能上班嘛！”

“他出差做出什么成绩来？”杜永财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合同签妥了没有？”

“他说瑞士表厂的总裁到中国访问未返，因为惦念着公司的工作，所以不呆在瑞士等候，先返到香港来。”方形连忙为丈夫说好话。

杜永财没有再吭声，只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方形回到公司，做完了案头工作后，打电话给安丽，约她中午的时候一起午餐。

她在会议中心六楼长廊上的餐厅里枯坐了二十分钟，安丽才匆匆地赶到。

安丽的头上梳了一个新发型，头发蓬松而泛着油光。她见到方形望着自己的头发，所以一边坐下，一边说道：

“刚才历奇为我尝试梳这个发型，花多了时间而令我迟到。这发型好看吗？”

安丽差不多每天出门，第一件事就是吩咐司机载她到发型屋去找她熟悉的发型师历奇梳理头发。

她每月单在头发上的花费就超过二万元，还没计算经常馈赠名贵礼物给历奇及赏给发型屋其他员工的小费。